

古彝聖地 塵封王城破空來 大方千年靈塘今尚在



羅氏塘環繞的「貴州宣慰府」全景。

早前看本報愛漫遊版刊登的報道提及貴州省畢節市大方縣這地方，而剛剛開通不久的成（都）貴（陽）高鐵貴州境內段，其線路走向，竟然與600多年前這裡開闢的「龍場九驛」如出一轍。看官未必知道的是，當年主持開闢「龍場九驛」者，竟然是一位20歲出頭的彝家女性；看官同樣未必知道的是，這位美麗的彝家女性所屬的水西彝家，其不間斷「治黔」時間竟然接近兩個千年，而大方作為一個曾經的方國的「國都」，以彝語「慕俄格」形式，綿延達千年之久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部分圖片由大方外宣辦提供



以貴不間斷「治黔」時間之久，課歐吉立斷言「慕俄格」是世界政權史上的一大奇蹟。 周亞明攝

儘管這一切似乎曾經長期湮沒，但是，近年來改建擴建而成的一座主題博物館，和一組破空而來的仿古建筑群，還是為旅行者提供了走讀這座千年王城的若干物理線索。博物館名叫奢香博物館。而仿古建筑群，雖然名為「貴州宣慰府」，但其佈局、形制，無不與方志記載的九層衙（院）門空間佈局建制和「九扯九縱」官制息息相關。這裡提及的方志，包括但不限於林則徐唯一作序的《大定府志》。

奢香墓葬大方城北，早已被擴建為一個以她名字命名的主題博物館。記者到訪的時候，一牆之隔的順德民族小學正在搞防空演習。之後，就是一陣朗朗讀書之聲。幸有課歐吉立教我，方知小學的得名，正是由當年朱元璋嘉勉奢香夫人，賜給大明順德夫人封號而來。記者則有悟焉，這一片朗朗讀書之聲，不就是奢香夫人一生功績的當下隱喻嗎？

探訪政權史上之奇蹟

奢香故事，其實僅僅是這裡曾經存在的一個千年方國的後續篇章。據課歐吉立的研究，本土的水西彝族世家治黔，實際主宰這一方土地，其實已有近兩千年不間斷的歷史。而感知這一學術判斷的最佳物證，其實還是大方城北的「貴州宣慰府」。

早年即聽聞「luosi塘」這一地名，普通話拼音「luosi」，到底是水田裡的「螺螄」還是汽車上的「螺絲」？有課歐吉立耳提面命，方知所謂「luosi塘」原來是羅施國、羅施鬼國、羅甸國、羅羅國等不同稱謂指稱的同一王國的靈塘，若寫成「羅氏塘」或「羅施塘」或更為貼切。今天的羅氏塘上，飛架了拱背的石橋，沿橋面過去，就是沿雲龍山腳從容佈局的仿古建筑群，迎面宮殿橫額上書「貴州宣慰府」。

順着山腳的緩坡地勢，貴州宣慰府台基共分九級，每一級台地建築一進院落，契合方志記載中的羅甸王府九層衙院（門）建制，又與彝族政權「九扯九縱」（即九大部門或系統、九大長官）規制一致。

已有多位彝學專家指出，作為中央王朝認可的土司政權行政中心，貴州宣慰府其實設置在今天的貴陽市，近年興建在大方的貴州宣慰府，其實更像一個配套建設的景區景點或影視拍攝基地。更有學者建議乾脆改個名字，或者叫羅甸王府，或者就叫「慕俄格」。

從東漢光武時期起，落腳今貴州赫章縣可樂鄉的西南彝人就自立為王，開治黔先聲。蜀漢時期，彝族父系始祖希慕遮之第56世孫妥阿哲助諸葛亮南征有功，正式受封羅甸國王。其「國都」，先短暫遷至畢節，後「定都」大方，自此「世襲其職，世長其土，世長其民」。元朝時期的1283年，中央王朝最終停止了對彝家君長封王，改任土司，至公元1698年，彝家末代君長安勝祖「乏嗣」即沒有後人，土司時代結束。一直到清末民初，彝人「土目」還在底層發揮實際影響，作用勝似朝廷命官。

依據這些確鑿的歷史線索，課歐吉立以水西彝族世家不間斷治黔時間之久，斷言「這是世界政權史上的一大奇蹟」。



貴州宣慰府台基共分九級，仿九層衙（院）門空間佈局建制和「九扯九縱」官制。



貴州宣慰府目前已被列為國家級影視基地。



奢香博物館大門。



大方境內內洞天景區。

「一枝花」的猜想

「大方黔西一枝花……苦蕎粍，這是坊間對包括大方在內的黔西北幾個縣人的長相的說法，引語中的是兩個縣的名字，雖然確鑿，但無需寫出，也不必探究。

前額寬闊、眉毛整齊、頭髮黑亮如瀑、唇毛棱角分明。還有「水色」的面容，往往白裡透紅，恰如胭脂蘿蔔。熙攘人群中隨處可見，最妙的還是小街小巷，轉過街角，迎面而來或是擦肩而過，人去遠了你才敢回頭，心裡有隻小兔或者小鹿。

一望而知這是在寫大方人。看官有所不知者，這樣的「水色」，不光屬於大方女子，同樣也屬於大方男子。一枝花一枝花，成因何在？

都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首先是氣候。「好個大方城，罩子壘（當地方言，罩子即大霧，有漫湧、籠罩之意）齊門」，說的是大方；「天無三日晴」，是大方氣候的確切寫照。沒有工業，至今也沒有，所以霧多而無「霾」。常年在大霧裡浸染，能不能養成這樣好的「水色」？

最大的可能還是飲食。大方人吃飯，最講究葷素搭配。酸菜湯連渣瀝，酸湯豆腐菜豆是素湯菜主角，家家吃，天天吃，每一頓都不會沒有一鍋素湯菜。素湯菜往往還是「火鍋」，煮起吃，熱呼呼地吃。鍋往往是當地砂土燒紙的砂

鍋，灰黑油亮地坐在火爐上，鍋沿架一塊火鍋板，火鍋板「覓」一碗素辣椒蘸水，「覓」一碗蒸好的臘肉，或許還有一碗筒筒辣椒加苦蒜炒的臭豆腐乾，齊了。一家人圍桌火爐吃，一人就是三大碗，受不了的。

以火鍋板為界，板上「覓」葷菜，下面是素菜。純素，講究的是原汁原味，素到家。說不好幾大主角誰出場次數更多一些，誰更「當家」，但酸則必是其中的靈魂。酸菜豆腐自不必說，其它幾樣，連渣瀝、酸湯豆腐菜豆也好，都要用酸湯「點」，正所謂「三天不吃酸，走路打竄竄（意思是腳顫抖，走不穩）」。喜吃酸能不能養顏不好說，但開胃、消積化食則毋庸置疑。如此飲食之男女，陰陽協調，風調雨順也就不奇怪了。

飲食習俗與性格有無關係不得而知，只知道大方人做事，講究「一錘一火」。當地起房坐屋，愛在山上開採大青石。大青石上要雕花，石匠一錘下去，火星飛濺，就是「一錘一火」。用來說大方人，「一錘一火」，則類似擲地有聲，說到做到，絕不打馬虎眼。要說到他們為人，往往是在一家吃飯喝酒，送出家門，還要送到你家門口。之後，又從你家門口，送回這家門口。如此送來送去，有時就會送到天亮。



大方人有着如「水色」般的面容。 資料圖片



奢香古鎮鳥瞰圖。

林則徐唯一作序之方志

如果熟悉中國方志，就會知道《大定府志》被學術界譽為「半部西南彝族史」。鮮為人知的是，在林林種種的地方志書中，《大定府志》還是清代名臣林則徐唯一作序的一部地方志書。

在參與貴州省重大出版工程《貴州文庫》的編輯出版工作中，貴州人民出版社黨委副書記謝亞鵬「發現這一部志書頗具傳奇色彩」，這部志書就是入選《貴州文庫》的《大定府志》。據謝亞鵬撰文介紹，林則徐寫完序言後，又專門給《大定府志》主修黃宅中寫信，對《大定府志》在編纂上所取得的成就予

以充分肯定，稱之為「全國四大著名方志之首選之作」。

林則徐曾任雲貴總督，對貴州沿革諳熟於胸。又與《大定府志》主修黃宅中公私兩宜，所以由他給《大定府志》作序，以及書信中給出的相關評價，既權威，又中肯。不光是林則徐，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也給志書很高的評價；清代帝師翁同龢的兄長翁同書，也專門為志書作序。

包括但不限於《大定府志》，課歐吉立發現了以大方「慕俄格」王城為主線的彝人「治」黔的若干線索。在《大定



列入貴州省重大出版工程《貴州文庫》的《大定府志》，已重新點校編輯出版。

唐錫璋供圖

府志」裡，不難發現諸如「勿阿納統治貴州地，自立為王，立規章法令，設四十八目」等信息。勿阿納是彝族父系始祖希慕遮第56世孫，這是彝人落腳貴州赫章縣可樂鄉，正式「治」黔的最早記載。正是有了這些記載，還原中的「慕俄格」，才有了相應的史實和史識。